

十一
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客家研究文丛

客家

经典读本

KEJIA JINGDIAN DUBEN

主 编 谭元亨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客家研究文丛

客家 经典读本

KEJIA JINGDIAN DUBEN

主 编 谭元亨

副主编 赖寄丹 刘兴东 廖文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客家经典读本/谭元亨主编.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0. 11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客家研究文丛)
ISBN 978-7-5623-3319-7

I. ①客… II. ①谭… III. ①客家—民族文化—通俗读物 IV. ①K281.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1360 号

总发行: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广州五山华南理工大学 17 号楼, 邮编 510640)

营销部电话: 020-87113487 87110964 87111048 (传真)

E-mail: scutcl3@scut.edu.cn http://www.scutpress.com.cn

出版策划: 乔丽

责任编辑: 庄严

印刷者: 广州市穗彩印厂

开本: 787mm×960mm 1/16 印张: 24.75 字数: 485 千

版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定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前言

高擎“中原说”的旗帜

客家人是中原南下的移民，这似乎在学术界已成定论，在社会上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今天却又成为一个大问题了。

其实，这个问题，几百年来就没有停止过争论。但每次争论的出发点，却有所不同。开始，是土客械斗，引发客家人作为中原汉人的历史自尊，这有徐旭曾那篇被视为“客家人宣言”的《丰湖杂记》为证。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则因为有大学者武断地认为客家人“非汉种，亦非粤种”引发的客家人广泛的抗辩，并催生了被视为客家学的奠基人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与《客家源流考》。如今，客家学研究，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由于一批著名学者、文学家的崛起，“文起八代之衰”，在沉寂了半个多世纪之后，一批批学术专著、文学名著得以问世，其影响力，已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了。客家人更在这一研究热潮中，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与社会信誉，甚至重塑了自身的历史形象。这是客家学的又一辉煌时期。

然而，在热闹的背后，却潜藏着隐忧。“客家人有过去”，表面是推崇客家人已有的闪光历史，可骨子里却是另一回事。的确，由于地域关系，一方面，客家大本营位于经济落后的山区腹地，改革开放相对滞后于珠江三角洲等地区，这样，“有过去”的背后，便是“今天不怎么的”，失去了话语权，被人轻视；另一方面，以香港为例，客家人后代已经大半不会说自己的方言了，官话（即广府话）占了压

倒优势，以至有的已不认为自己是客家人了。这么下去，凡是与强势经济接壤的地方，客家方言的萎缩，则无可避免。这对一个“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民系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危机。广大的客家学学者、文学家，正是力求挽回这一弱势，才八方呼吁，寻求出路与振兴。这自然是一种积极的面对，是重读客家人传统的出色表现。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这样，消极的态势亦不难看到。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人们对强势文化借助经济的力量迅速扩张亦产生极度的恐惧。例如，在粤港澳的广府文化、在台湾的闽南文化的压力下，有人看到的是客家文化的化解、萎缩与消亡，索性以“客家，误会的历史”来为这种化解、萎缩与消亡正名。把客家话说成与广府四邑话一个样，从而证明并不存在客家这样一个民系，是误会才炒作出这样一个民系，不如痛痛快快承认自己本是广府人的一部分……这正是文化身份的恐惧之表现：既然自身的文化身份受到了威胁，变得如此的不确定，随时有消失的可能，不如索性自己取消自己，去获得另一个强势文化的身份认同，融入“经济全球化”中。提出这些论点的是香港学者，亦是客家人，香港客家人后裔几乎不会说客家话了，作出这样的“选择”倒是不难理解的，尤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如果他不是香港客家人，提出这一理论反倒奇怪了。但正是在这样独特的区域中，他的理论的产生，倒是颇值得玩味与深思。

而客家腹地，相反，则有“客家是土著”、“历史上并不存在客家中原南迁史”的另一种声音。这恐怕与“误会说”一样，同样有深刻的经济背景——当然是截然不同的两极，一为发达，一为贫乏。后者，当包含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乏。且不去说历史上侮辱客家人为“土著、不开化”了，只是，今天自认为土著、不开化，自是自怨自艾的表现，反正我认了，客属地经济落后，思想观念也不开放，发展不起来，作为“土著”，“等靠”好了。客家人“出得去是条龙，出不去是条虫”，这自是“虫”的想法。而且，这更受西方人类学的青睐，因为愈落后、愈原始、愈封闭、愈可以被他们去剖析、去鼓吹——这也是当“虫”的悲哀。我是“土著”，我不发展又怎么的？变成东方“印第安人保护区”不更好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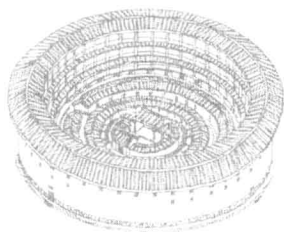
“误会说”与“土著说”正是在取消客家文化这一点上是“两极相通”的。为此，我们华南理工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旗帜鲜明地表明“中原说”这一主流观

点，并且坚定地认为，全球化非但不会取消客家文化或使客家文化只余下一个“保护区”，而只会在文化多元化中，令客家文化更加亮丽、更加兴盛、前程无量——这，绝不是盲目的乐观。客家人不仅有过去，而且一样有着辉煌的未来。

“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强。”（《史记·商君列传》）正因为我们能自审、能反听、能胜己，我们就能把握住今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世界多元化兴起中赢得更广阔的生存空间，避免被取消或寂无的命运。20多届愈来愈壮大的世界客属大会，在全球各地接力似地召开，不正好证明，客家人也同样有自己的“全球化”吗？

正是为了回答这种种的责难与迎接各方的挑战，我们编选了这本《客家经典读物》——“中原说”与客家人文精神的锻造，记录了历史已基本有了定论的客家经典之作。可以说，离开了“中原说”，也就没有了客家人的人文精神，这是毋庸置疑的，否则，连“出身”也成了问题，还奢谈什么精神、品格呢？我们以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作为“第三章”开篇，不仅仅是因为文天祥当年的浴血奋战就在客属地发生，而是因为《正气歌》所弘扬的民族正气，当是客家人精神的实质。无此正气，不足以重振客家人历史上的雄风；无此正气，不足以令这个民系“文起八代之衰”；无此正气，更不足以重塑客家人今日的形象。同样，我们选录了罗香林等一批创立客家学的老前辈的经典论著，更是说明，这一学科的创立，经几代人的努力，已早有成果了。正是他们，视与中原的血脉联系为自己的生命，任何割裂都是不可能的，学术上可以有争论，但大是大非则不可动摇。这也是客家人的生命线仍在。

愿天下客家人以此共勉。



目录

第一章 漫漫长旅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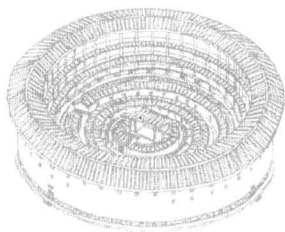
开凿大庾岭路序	张九龄 (8)
原 心	杨 方 (11)
条鞭总论	李世熊 (12)
学 记	李世熊 (15)
资政新篇	洪仁玕 (17)
创设岭东同文学堂序	丘逢甲 (26)
人文荟萃	陈运栋 (29)
残 树	韩素音 (34)
论客家精神	胡文虎 (42)

第二章 根系中原..... (45)

丰湖杂记	徐旭曾 (49)
客家源流考	罗香林 (53)
国父家世源流考	罗香林 (84)
崇正同人系谱·源流	赖际熙 (103)
客人对	古 直 (110)

第三章 “硬颈” 精神..... (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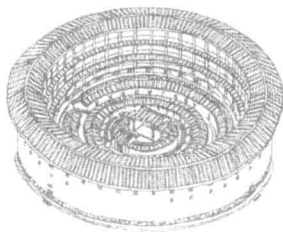
正气歌	文天祥 (119)
雷州十贤堂记	文天祥 (121)
哭熊经略	袁崇焕 (123)
边中送别	袁崇焕 (124)



入 狱	袁崇焕 (124)
狱中对月	袁崇焕 (124)
临刑口占	袁崇焕 (125)
边 雨	袁崇焕 (125)
舟中春涨	袁崇焕 (125)
韩淮阴侯庙	袁崇焕 (126)
题 壁	袁崇焕 (126)
大铁椎传	魏 禧 (127)
题壁诗	石达开 (129)
非学问无以建设——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	孙中山 (130)
留别粤中父老昆弟书	孙中山 (132)
胡耀邦箴言	胡耀邦 (134)
赠谭启龙	胡耀邦 (136)
赠文怀沙	胡耀邦 (136)
在烈火中永生	叶 挺 (137)
革命军	邹 容 (138)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碑	邹 鲁 (142)
《洪秀全演义》自序	黄世仲 (144)
中国内战与文化问题	邓演达 (146)
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	肖 华 (152)

第四章 中原正音

岭外三州语	章炳麟 (166)
客方言序	章炳麟 (168)
客方言·自序	罗霭其 (170)



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 罗常培 (175)

第五章 侠骨柔情 (183)

记 母	袁崇焕 (187)
寄 内	袁崇焕 (187)
忆 弟	袁崇焕 (187)
回忆我的母亲	朱 德 (188)
归园杂吟 (二首)	郭沫若 (192)
登南岳	郭沫若 (194)
母逝感言	谢晋元 (195)
客家人谣	李国平 (197)

第六章 文苑菁华 (199)

己亥杂诗 (选十五首)	黄遵宪 (202)
杂感 (选三首)	黄遵宪 (208)
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	黄遵宪 (210)
《叶氏家集》序	李世熊 (211)
《西园稿》序	李世熊 (212)
家谱后序	李世熊 (213)
无 题	洪秀全 (214)
吟 剑	洪秀全 (215)
金鸟诗	洪秀全 (216)
定乾坤	洪秀全 (2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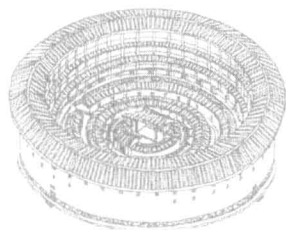
毁冯云山书馆中偶像	洪秀全 (218)
诫曾玉	洪秀全 (218)
自上海返港舟中	洪仁玕 (219)
绝命诗	洪仁玕 (219)
离台诗 (选二首)	丘逢甲 (220)
春 愁	丘逢甲 (220)
阴那山行	丘逢甲 (221)
挽刘道一	孙中山 (221)
赠同窗	朱 德 (222)
赠诸友	朱 德 (223)
古宋香水山芙蓉寺题诗	朱 德 (223)
征人怨	朱 德 (224)
太行春感	朱 德 (225)
寄语蜀中父老	朱 德 (225)
梅	叶剑英 (226)
望 月	叶剑英 (227)
八十抒怀	叶剑英 (228)
留诀内子 (二首)	廖仲恺 (229)
留诀儿女	廖仲恺 (230)
《王观堂先生挽词》序言	陈寅恪 (231)
感 事 (二首)	古 直 (233)
荔 枝	钟敬文 (234)
诗的宣言	郭沫若 (237)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郭沫若 (238)
赠梅县地区专署	郭沫若 (238)



梅州行	杜 埃 (239)
地心的火	蒲 风 (243)
卧著拿薪水	邹韬奋 (246)
久仰得很	邹韬奋 (248)
祖国山川颂	黄药眠 (249)
风尘草	楼 栖 (253)
项南同志哀辞	赵朴初 (255)

第七章 文化记忆 (257)

送女弟	黄遵宪 (261)
山 歌	黄遵宪 (263)
客家童谣·好姑娘	黄遵宪 (265)
崢庐	陈宝箴 (266)
陟庐山顶旷然有高世之想举酒作歌	陈宝箴 (267)
谢易实甫赠庐山泉（绝句二首）	陈宝箴 (268)
江上三首之三	陈三立 (269)
池荷	陈三立 (270)
咏盆植水仙	陈三立 (271)
夜舟泊吴城	陈三立 (272)
十月十四夜饮秦淮酒楼，闻陈梅生侍御、袁叔與户部述出 都遇乱事感赋	陈三立 (274)
黄公度京卿由海南入境庐寄书并附近诗感赋	陈三立 (275)
挽王静安先生	陈寅恪 (276)
忆故居	陈寅恪 (278)
五十六岁生日三绝	陈寅恪 (279)



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	陈寅恪 (280)
文章	陈寅恪 (281)
客家歌谣的形质	(294)
《岭东恋歌》序	李金发 (301)
浮生总记	李金发 (304)
中国绘画新论	林风眠 (308)
建立客家学刍议	吴 泽 (324)
渊源篇	吴 泽 (338)
由“百花齐放”所想到的	黄药眠 (351)

第八章 旁观者清 (355)

北中国与南中国 (节选)	[美] 亨丁顿 (359)
夏威夷	[美] A·米切纳 (362)
客家与中国革命 (节选)	[日] 山口县造 (371)
台湾统治志 (节选)	[日] 竹越三郎 (372)
中国的客家 (节选)	[美] 罗伯史密斯 (373)
客家源流与迁徙 (节选)	[美] 肯贝尔 (375)
美国国际百科全书 (节选)	(376)
《客话易通》、《客话浅说》 (节选)	[美] 拜尔德耳 (377)
自然淘汰与中华民族性 (节选)	[美] 韩廷敦 (378)
客法词典 (节选)	[法] 赖里查斯 (379)
《客家人种志略》、《客家历史纲要》 (节选)	[英] 爱德耳 (380)
在中国汕头英国人宗教会议的演讲 (节选)	[美] 肯贝尔 (381)
中国东部和广东的人种 (节选)	[英] 史禄国 (382)

第一章

漫漫长旅

M A N M A N C H A N G L U

迁徙，永恒的迁徙，这既是宿命，又是抗争，于是，这也化作了文化基因，凝结在客家人的血液里。“走得出去是条龙，走不出去是条虫。”这一民谚所激励的，正是向外的发展。对他们而言，外面的世界尽管有种种危险、困厄，但更多的是机遇与成功。这正是客家人达观、开朗却又不乏忧患意识的表现。后者固然源自中原“多忧国伤时之士”的传统，但迁徙、流亡本身，无疑更强化了忧患感，甚至是危机感。这正是客家之所以为汉民族无可争议的一个民系的理由之一。

大迁徙，其本身的经历就是一本读不完的书，而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更是他们缘读的另一本书。古人已有“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格言，客家人的大迁徙也自是对这一格言的实践。长篇三部曲《千年圣火》中有一幅长联，道的正是这样一种历史品格：

读万卷书须伴行万里路方为真学问

登百岁寿何如树百年人不负先民心

可以说，大迁徙就是一所大学校，不仅长见识、长学问，而且长志气、长精神！有危机感，方可独具慧眼、敏于应对；有忧患意识，更能防患于未然，引前车为鉴。这一来，生存智慧得到了激活，人格力量也由此形成，这正是一个民系人才辈出的保证。

多少流亡的民族，消失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在东方独有客家人，在一次又一次的大迁徙中，顽强地生存下来，倔强地站立起来，为传递人类文明的千年圣火，前仆后继，永不言败，这才有了她今日的辉煌。

一部中国史，几乎是一部北方民族南侵、入主中原的历史，原来中原的文明士族，无不“北望长安”而嗟叹。不过，作为最大规模的迁徙，自然是“五胡乱华”之际，所以史书才有最明确的记载，说“第一次”也不为过。

问题在于，这次民族的大迁徙，我国的一些学者历来只注视东亚这片大陆，而不曾扩大自己的视野，放眼于整个欧亚大陆。

无独有偶，在世界古代史上，也有一个民族大迁徙的记载，而且就发生在西亚与欧洲。其发生时间，完全与东亚的民族大迁徙一样，无论是起始还是终结，都几乎一致，最多只差几年时间。



无疑，影响历史大进程的、首要的毕竟是自然因素；而政治、经济诸因素过去虽被说成是第一位的，但细究起来，也不得不退居其次。某些政治、经济因素本身就是因自然因素变易而来的，只是在历史上作为显性因子而已。

4世纪整个世界的民族大迁徙亦是如此，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社会格局。而首要的肇因却是：欧亚大草原千年不遇的自然灾害，迫使在那里世代生存的匈奴人南侵与西进。

于是，北匈奴人骑着战马，越过了欧亚大草原，从中亚经里海进入了顿河、第聂伯河流域，征服了阿兰人、东哥特人，紧接着，又横扫了黑海北边的西哥特人。西哥特人则横渡多瑙河，摧毁了罗马军团，末了，竟攻克了罗马古城，劫掠了三天三夜……在这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民族大迁徙中，古罗马文明寿终正寝，漫长、蒙昧的中世纪千年黑暗降临了。

与此同时，在东亚，“八王之乱”后，便是“五胡乱华”。同样是匈奴人——在这边是南匈奴人，也离开了故土，出兵攻陷洛阳，不到数年，又尽取幽州、并州等地。紧接着，南取豫州，徙都邺城，控制了淮北，整个中原落入其手。而东胡鲜卑族在匈奴衰落后，长驱直入，尽得青、冀、幽、并、荆、徐、司、豫诸州。氐羌人，则趁机占据关、陇，驱兵东进，复胜鲜卑，西取凉州，南临淮水……

那边，是北匈奴、阿兰人、哥特人……

这边，是南匈奴、鲜卑人、氐羌人……

那边，古罗马文明万劫不复。

这边，华夏文明受到了严峻的考验！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古罗马文明的覆灭。

在这次覆灭之前的五六百年，第二次布匿战争揭开了罗马帝国在东欧及小亚细亚的历史，它从一个城邦发展为世界大国。希腊文明似乎被异族扑灭了，连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在其《通史》一书中都不得不说：“我认为没有人会对此无动于衷。人们都在探讨，罗马人为什么能在不到53年的时间内几乎使得全部有人居住的世界服从于他们的统治。”

虽然罗马征服了希腊化的帝国，而希腊文化却同化掉了罗马文化。优秀的希腊文明支配了罗马人的道德、文化和精神生活。希腊语竟成了有识阶层的语言，罗马作家用希腊文创作，罗马史学家用希腊语作史……总而言之，被征服民族的文化反过来征服了征服者。这也是中国人常津津乐道的华夏文明的同化能力，与清代历史有某种相似。

然而，这一延续了上千年的古希腊罗马文明，却未能再一次同化公元三四世纪民族大迁徙中摧毁了古罗马帝国的异族，从此，古罗马文明寿终正寝，列入世界被消灭的文明系列之中。

人们也许以古罗马晚期的腐败、淫乱、没落等内部机制的老化为由，说明这一消亡的必然性。但是，纵观全人类历史，高度发达的文明似乎都与腐化堕落同步，中国的两汉文明，到晋朝就已腐朽得可以了，纵欲享乐，苟且偷安，荒于酒色，不恤政事——这在史书上的记载已够多的了，恐怕比古罗马晚期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号称文明鼎盛的民族，由于其无可避免的腐朽，终究要被野蛮民族所战胜。难怪恩格斯说，一个文明而腐败的民族需要野蛮民族给其注入青春的血液。

但是，华夏文明却没有像古罗马文明一样一朝覆灭，相反，却延续下来了，并且一次又一次同化了南侵的民族。所以，光以内部机制腐朽为由断言文明的覆灭，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从地缘历史的角度说，当蛮族打到了西欧及小亚细亚，古罗马文明是否没有退路了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许有不同。例如，当罗马帝国权势达到顶峰之际，埃及作为一个特殊的希腊化国家，在一百多年里仍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在中世纪蛮族统治下，古罗马就没可能保留任何一小块“飞地”么？

请注意“飞地”之意义！

无疑，历史上的古罗马没有这样的“飞地”，或者说，历史没有给予它这个机会。

而中国呢？

一度曾被描绘为疴瘴之地、鬼气森森的中国南方，却一次又一次成为客家先民躲避战乱的天然屏障，成为古代文明一块又一块的“飞地”——那么，客家人上千年迁徙的意义，就应当在这里寻找：正是这种大规模、而且是作为上层知识分子——衣冠士族的迁徙，使得有可能中断甚至覆灭的华夏文明得以维系与延续。

这个结论似乎下得太早。

华夏文明的维系与延续，有着众多的历史原因，那么，作为客家先民的南迁，是否能作为这众多的历史原因之一，甚至作为其中重要的原因，光凭此还不足为据，需要作进一步的论证与分析。

我们首先还得从“飞地”论证起。

所谓“飞地”，在这里的意义在于：作为一个民族的精华部分，在巨大的战乱或灾祸面前，不至于被彻底摧毁，至少有所保存，从而在灾难以后，继续辐射出它文明的热力，使四邻受到影响，得到开化，从而又重新恢复其活力，蓬蓬勃勃地重新振兴起来。这与汉语中的“火种”的意义可以说相近，这是一个先决条件——埃及作为古希腊文明的“飞地”保存有上百年的，在古罗马为希腊文明完全同化后才消失，不能不承认其具备巨大的影响力。在这个意义上，南方，作为中原士族避难的“飞地”，便形成了古汉族不可摧毁的“火种”，在大灾难以后，又重